

# 六祖衣法傳授

## 的一些經過

(續)

——壇經「行由品」之闡述

■ 胡田信 ■

### 四、

三更受法——三更受法，亦是智慧。自從五祖以鞋擦了六祖的偈，爲六祖解圍，衆人散去。第二天五祖便到後院去找六祖，一看他腰繫石杵米。

五祖曰：

「求道之人，爲法忘軀，當如是乎？問曰：米熟也未？」

六祖曰：

「米熟久矣，猶欠篩在。」

五祖當下以杖擊碓三下，掉頭而去。

六祖及時會意。

六祖在培養能力時，是等機會；在發揮能力時，是找機會。找機會，奮力精進，永不退轉；等機會，專心致志，忍受苦難。

當年達摩祖師，于嵩山少林寺面壁九年，是爲後來五位祖師立下了良好的榜樣，時逆，則專心致志，忍受苦難；時順，則奮力精進，永不退轉。達摩面壁，慧能劈柴，真是「求道之人，爲法忘軀」了。

「米熟也未？」「米熟久矣，猶欠篩在。」是藉物喻道。以道明心也。五祖知道六祖心智開通，工夫熟練，是到了開示、點化、成全的時候了。就憑「以杖擊碓」三下的含義，六祖三鼓（夜十二點）入室。五祖以袈裟遮圍，不使他人窺見，爲六祖解說「金剛經」，至「應無所住而生其心」，六祖言下大悟，知一切萬法，不離自性，因心爲境染，故衆生之心繫縛不

定，如猿之捉月，病者觀花。只知心從境轉，不知境由心生，明得自性，方生智慧，繫緣止、煩惱去。維摩經云「欲得淨土，但淨其心；隨其淨心，即佛淨土」。道家講玄，佛家講空、心，能夠玄、空，如日輪在天，恒處廣居，不照而照，照而明，明而察，就是達到「應無所住而生其心」的大圓覺智。

五祖再囑六祖曰：

「不識本心，學法無益。」

凡是真正的知識分子、事理、學問，莫不以究心爲開端，老莊講自然，宋儒論性，佛家說心，中庸談本體，大學講方法，中山先生主知難行易，都是大方無隅地由己到人，由近及遠、由無到有的來了解人生、說明現象、指導本體，作具體、可能、持久的努力，若果沒有「心」的覺悟，也就沒有平等一如的本性了。本性一失，心即麻木不仁，一切妄行，皆由邪念所生，小人道長，君子道消，天下永無寧日。人，本心一失，即喪失了究竟之理，理不盡、法不學、身不修，是名衣冠禽獸，所以西方人士對不信仰宗教的人，稱爲（*Danger*），意即「危險人物」也。這與中國人稱「不學無術」的人幹職能不稱的事，後果同樣的可怕！

學佛，不達到空，即不能產生妙有；學道，不達到玄，即不能產生微妙之門以邁入極境。因爲「玄」與「空」含有三種作用：心靈的源泉，智慧的鎖鑰，生命的指針。

「心佛頌歌」有說：

\* \* \*  
佛即心兮心即佛，

心佛從來皆妄物；

若知無佛復無心，

始是眞如法身佛

\* \* \*

佛！佛！佛！

沒模樣，

一顆圓光入萬象。

\* \* \*

無體之體即眞體，

無相之相即實相；

非色非空非不空，

不動不靜不來往；

無異無同無有無，

難取難舍難指望；

內外圓明到處通，

一佛國在一沙中；

一粒沙含大千界，

一個身心萬個同；

知之須會無心法，

不染不淨爲淨業；

萬惡千端無有無，

便是南無大迦葉。

三更受法，旨在要六祖明白「不識本心，學法無益」的道理，佛法，學固可，

但要記取：無求無著的才是眞正法門。概

，無求心不生，無著心不滅，不生不滅才

是有常，「心佛頌歌」裏，就指示了這種

不生不滅的不二、眞正、有常法門啊！

說：

三更受法，便傳頓教、衣鉢。  
五祖謹慎、莊嚴，依依難捨的對惠能

「汝爲第六代祖，

善自護念，

廣度有情。」

三更夜靜，師生一室，密傳衣法，却

無私意，一來夜深人靜，人盡不知，大小

之事，面授機宜，代代如此。這是總領、

血脈、傳統；二來好趁此機會打發慧能遠

離是非之地，心心相傳，悟解由自，前佛

後佛，惟傳本體——諸法根本自性；師師

密傳本心——頓超等妙二覺，不流至第二

念直入宗門。衣鉢二物爲僧人之資具，六

祖所受之衣法，是釋迦佛在靈山會上，親

手傳與初祖大迦葉的，迦葉傳至二十八祖

爲達磨大師。後，始到中國，達磨爲第一

代祖，二祖慧可，三祖僧璨，四祖道信，

五祖弘忍，六祖慧能。

在夜半傳法，五祖將三個期望，一一

當面說明，第一就是以慧能大師爲第六祖

，負起僧、法、佛的無上功德；第二是加

強修養，勿使外惡侵入，以便內善得生，

以達到善自護念的修養；第三是與時偕行

，多結善緣，廣度有情。這樣，佛法便可

流布天下，永不斷絕。

五祖說一偈曰：

「有情來下種，因地果還生，無情

亦無種，無性亦無生。」

偈，在佛門中佔很重要的地位，猶如

學人的詩。詩，言志，志率性明心見事。

是一種總合、持久、簡明的文體工具。但  
，它不是由學、預備、傳授而來，而是由  
悟、體驗、機智而生的法則、邏輯、密訣  
之一種表達方式，故說佛無定體，物有佛  
性，眞理不移。

這首偈是遺囑。又曰「衣爲爭端，止

汝勿傳，若傳此衣，命如懸絲。」

衣，得之非易，五祖摧之速去，六祖

人地生疏，行止不知所自，直接向老師請

示目的。

五祖云：

「逢懷則止，遇會則藏。」

按：懷是懷集縣，屬廣西省，位賀縣

東南，清屬梧州府；會是四會縣，清屬廣

東肇慶府，爲衣法事，六祖一度在四會縣

東扶廬山下，避難于此，六祖菴即在此處

。

半夜三更衣法請領已畢，五祖親送至

九江驛——即今九江縣，五祖令六祖上船

，五祖把鱗自搖，準備游出江口。六祖請

師坐，祖曰「合（應也）是吾渡汝。」慧

公曰「迷時師度，悟了自度。」

五祖聽了很堅決、沉痛、興奮的說：

「如是如是！以後佛法，由汝大行。

汝去三年，吾方逝世。

汝今好去，努力向南。不宜速說，佛

法難起。」

這是五祖最後對六祖的說話，也是六

祖最後親聆師教。

此後六祖的生命，佛法的流布，皆賴

自己護持。師生夜半，同船共話，泣別江

邊，隔世讀之，觸景心酸——六祖前途茫茫，生死未卜；五祖回到東禪寺，舊誼情溫，變成冰霜，可想而知。學道之人，爲法忘軀，既入寺門，見象僧徒等如故，隨潛入己房，一連數日，未到堂前，同時後院劈柴踏碓的慧能也不見了，象心大疑。

一僧忽憶起「菩提本無樹，明鏡亦非臺，本來無一物，何處惹塵埃」的作者不見了。

一僧說「老法師一鞋擦傷時，曰：亦未見性，莫非是障眼法？」

之後，數位有經驗的和尙說「當初，慧能偈出，都感覺奇哉！不得以貌取人，何得多時使他肉身菩薩。」于今呢？大家正在詫異，好多事的，就開門見山的向老和尙道：

「和尚少病少惱否？」

五祖曰：

「病即無，衣法已南去矣！」

一僧又問：

「誰人傳授？」

五祖曰：

「能者得之。」

數位弟子將「慧能領法，爲第六祖」消息逢人便說，數百僧人欲得未曾，其中有一位曾作過四品將軍的僧人陳惠明，性行粗劣，不近人情，一聽到這話，便背着五祖，率同二十位同好，向六祖可能經過之路猛追硬趕，這時六祖離開東禪寺五日，向南發足，於是惠明于萬山叢中追惠能的一幕奪法事件便展開了。

## 五、

心動旛動——正辯。

## 六、

爲衆說法——植慧。

時光匆匆，慧能在孤獨、驚嚇、興奮中登山涉水，出湖北，入江西邁上大庾縣境之大庾嶺山路，西行至廣東南雄縣境之臺嶺。六祖徒步兩月，辛苦已極！正在向前趕路，而惠明已及。六祖見奪衣人至，乃擲衣於石上，自己潛入草莽中。惠明提衣不起，心生憂慮，念衣法有緣，人生有限，後來修行，生前性根有定，不可強也，於是——

慧明大呼曰：

「行者行者（帶髮住寺曰行者，六祖未剃度）我爲法來，不爲衣來。」

慧能出，坐石上，一心清淨，不動如山。又聽到「望行者爲我說法」之語，於是——

慧能大師一本自如的說：

「汝既爲法而來，可屏息諸緣，勿生一念。」

——「不思善，不思惡，正與麼時？那個是明上座，本來面目？」

惠明又問曰：

「上來密語密意外，還有密意否？」

六祖云：

「與汝說者，即非密也，汝若返照

，密在汝邊。」

惠明云：

「惠明雖在黃梅，實未省自己面目。今蒙指示，如人飲水，冷暖自知。今行者即惠明師也。」

慧能曰：

「汝若如是，吾與汝同師黃梅，善自護持。」

慧明又問：

「慧明今後向甚處去？」

慧能曰：

「逢袁則止，遇蒙則居。」

這是六祖大師首次說法，名雖不識一字，實則大徹大悟，在荒野間，首次說法，對象就是想強奪衣鉢予以殺害他的四品將軍——慧明法師，傾刻之間，點頭石之頭，化敵爲友，其德行之感召力，驚天動地而泣鬼神的。

話別之後，慧明辭師六祖，即尋路向江西省袁州府的蒙山進發，以達到師言「逢袁則止，遇蒙則居」的用意。

大師爲人作事，始終圓通無礙，客觀、俱體、持久、像「惠明雖在黃梅，實未省自己面目。今蒙指示，如人飲水，冷暖自知。今行者即惠明師也。」大師聞此言，一本莊重，不以師道自居。他知道五祖精明內斂，而惠明個性粗野，苦事不幹，細事不能，而且在當時的東禪寺，僧俗中，如神秀教授師，張日用別駕，都是響叮噹的聞人，那裏會把一個會將過兵的慧明放在眼裏？慧明追六祖的目的就是「殺人

奪衣」，幸六祖機智慈悲兼而有之，化戾爲祥，轉危爲安。親冤平等，而做了前輩師兄的師父——還是以行者、居士的身份呢！古今以來，這還是稀有的呢！「汝若如是。」來加重慧明所說「今行者即慧明師也」的真實性，然後沿流求源地到了五祖身上——「吾與汝同師黃梅」，這是根本的、是力、是體。非智者不知，明者不察，同于今那些好爲人師、畫小圈圈、離根忘本的人比，大相逕庭。最後又囑他「善自護持」，勿生事端。昔慧明在黃梅，學道修法，未省所要，一旦花逢春風，話遇投機，即如盲者之見明，聾者之得聽。因果相生，真實不虛。

佛教講：真實不虛，空中妙有，惟有真，才不虛，不虛即實；實能生虛，虛能生妙，斯謂正道。如果執虛與著實，都是極端，極端是相背的而不是相對的，相對的可以相克、相生——循環（中國哲學主此，佛學曰輪迴）；相背的互不相關，各走各的，如一百斤之與十斤，虎之與貓是也。質似而量已變，故不能齊，不齊則不能均衡，不均衡則永無統一、平等、真實了。到了這個地步，人不能活，物不能生，何以故？人物一不見本性，就是死水一池。心泉已死，實虛兩無，妙有不生，而佛性泯，故修道、求法、往生，要動、要活、要覺、不覺則不悟，不活則不生，不動則不明。這是天地間的大法，人世間的通則，學問中的變化。沒有什麼私語，也沒有任何密意，一片坦誠大道，任君去認

識（智慧）、去修持（工夫），如有那樣訣竅，那便錯了。故慧明問六祖此意，祖曰「與汝說者，即非密也。汝若返照（鑑於前事），密在汝邊。」一個真正爲法而來的人，對外，要有爲法忘軀的精神；對內，要有把諸緣去掉而不生一念的寂心。然後善惡兩忘，虛實皆無，赤裸裸的露出本來面目，聽、誦、思，才發生效力，能夠作到這一步，不言而信。信而無信，無信而信，是謂眞信。這樣的信，是來自菩提心、廣大心、長遠心。吾人生當亂世，以此心自矢，縱不能驚天動地，也能改變自己，諸惡莫作，衆善奉行，躬自厚而薄責人始。

好事多磨啊！六祖對慧明之愛教，可謂智德兼備，而慧明痛改前非亦不負師教，慧明進入蒙山後，第一件事就是：把慧字改爲道字，爲「道明」，避師上字。六祖隻身入廣東境之曹溪。

曹溪——水名，發源廣東省曲江縣東南，西入溱水。

傳燈錄：梁，天監（高祖武帝年號，姓蕭，名衍，字叔達，南蘭陵人，即今江蘇武進縣）元年（千支壬午，民前一四一〇年，西元五〇二年），僧人智藥泛舟韶州之曹溪口，聞香而嚙水云「此水上流有勝地。」開山建寺爲寶林。又云「去此百七十年，當有無上法寶在此演法。」六祖生于貞觀十二年（見首葉）西元六三八年，上數至天監元年爲一三六年，大師春秋七十有六，以此而論。

高僧智藥之言，可謂應驗——信田案。

到曹溪喘息未定，當地惡人隨即跟踪而至，大師行動既失去自由而生活亦發生問題。回憶師言「遇會則藏。」目前轉脚之地即是「四會」。察看各種形式，默念老師指示，加入獵人隊中，獵人有鎗、有犬、有人，以毒制毒，惡人再不敢近逼。而獵人由于勢大，游動範圍亦廣，山林水邊，足踪常至，對畏天敬神，與常人無異，較之一心作惡的壞人，有不同的地方在此。六祖在獵人處，就有說法、工作（守網）、生活的機會。「網開一面」，相傳、推理來自此一事實，事在人爲，六祖遇到生命，可能盡量放之逃生，以榮寄煮鍋邊，光陰走馬，這樣的歲月，延續了一十五年。

六祖一日思惟：時當弘法，不可終遯，言念及此，告別獵人，獨到廣州的一所法性寺參觀，住持是印宗老法師。

印宗法師——吳郡（江蘇吳縣）人，姓印，從師出家，精涅槃經，唐高宗咸亨元年，即西元六七〇年抵京師（陝西長安），皇帝要他住持大敬愛寺，師以求法渡苦爲目的，不以享福得名爲職志，乃辭不受。獨往湖北的蘄州的黃梅東禪寺謁五祖弘忍公，未獲法要，別師，轉入廣州法性寺，作苦行僧，講涅槃，持修不懈。後與六祖不期相識，始悟涅槃之理而得法要。學無先後，達者爲尊，拜慧能爲傳法師——信田案。

時正風吹旛動，法性寺中僧徒們風動、旛動地爭論不已。六祖聞之，慨嘆良久！在傍插嘴道：

「不是風動，不是旛動，仁者心動。」

印宗法師聞罷，驚起請能公至上坐，以彼求問奧義，言簡意核，已做到了越浮言，超文字，理悟意得的境界。

印宗問：

「行者定非常人？久聞黃梅衣法南來，莫是行者否？」

六祖曰：

「不敢。」

六祖之智，大圓覺智，單就「仁者心動」給予印宗法師一種空前的驚異！真是有智不在年高，無智空長百歲，可是，經驗重于智慧，印宗智慧不及六祖，但也不是徒託空言的人，他要求的是信物、真實中的傳統。六祖很謙虛地以實相告，這一謙虛的誠實，印宗獲得無限的信受。

印宗所得到的：佛法是不二之法；

六祖所貢獻的：開東山法門。

起先，印宗認為見性、禪定解脫是二法。經六祖將法衣展示大衆，印宗見信物在前，解法者出言不遜。除了獲得這些枝節上的智見，更進一步向六祖作根本上的瞭解。真是——風旛不動人心動，直指分明休情懂；若將知見巧商量，大似夢中加說夢——大焉智。印宗經六祖指出仁者心動，自己的心裏大有夢中醒來，夢中去也的感覺，他不自覺的又問道：

「黃梅付囑，如何指授？」

六祖曰：

「指授即無，惟論見性，不論禪定解脫。」

印宗曰：

「何不論禪定解脫？」

六祖曰：

「爲是二法，不是佛法，佛法是不二之法。」

此處的「爲」字，可以打破文法來解釋，離開俗見來說明。方足以窺得它的密意、境界和願行。文字、前見、物見都要離開，用一塵不染的心和當下一點靈明的直覺所產生的一種心影萍踪之即景，一口唱出，便是一不是二，一是一法，也就是孔子的一貫，一能見性，是佛體、性根、法源，是自然而來，不是有爲而生，說「爲」便錯了，爲字可迂迴地達到，不必硬性地說到。何況生活是變化的、曲折的、適應的，而不是固定的、單純的、有限的。究極之，佛法是真空妙有的但必須真空而後能妙有也。妙有中的無住生心，不住有無，入塵勞不生生死之念，居寂滅不起涅槃之見。活潑無礙，煞是自在，無可形容，強喻之是「百花叢裏過，片葉不沾身。」這是見性之故，不言禪定解脫是不二法，網察之：概見性就是禪定解脫，禪定解脫亦即是見性。說來說去，言還歸一。性是根、是源、是因；定是門、是路、是式，故須修，性原來就有，修也、頓也，是方法；空也、有也，是由徑。惟有「

性」之一物，愈求愈遠。但一念清淨，明心即可見性。禪定解脫是工夫中的精華、結果、要求；明心見性却是它們的靈體之糧，這是首義，那是二義。所以「見性」是不二之法，舉性以概定也，故黃梅五祖教人：從本心裏面吸取智慧之性（五祖曰：「取自本心，般若之性」前語由此譯出——信田）。禪有多種，而性只有一名，譬如道教多派，但他們皆順從「自然」法則無人反對，是同樣的道理。即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者是。六祖言：「指授即無」一語有病，指即指出、說明也，五祖言：「若識自本心，見自本性。」即是「指」也。五祖將衣、鉢授予六祖，不是「授」是什麼？發其未發，釋其未釋，是古人精神之重生，是今人意志之開拓，是宇宙慧光之暴露，能握其「一」，則袖裏乾坤，變化在我矣，不論常與無常，善與不善，蘊之與界，言一或二，智愚可知。一法通百法精，點、線、面、體；近、遠，卑、高、己、彼了達，化之而爲治世之才，亦無處而不當，更無事而不宜。達人之情，見事之微，應變制宜，智也；功賞罪罰，令出奉行，言出法隨，信也；愛人如己，甘苦與共，恤死育孤，仁也；見機而作，知難不避，臨危不懼，勇也；政治修明，以事擇人，不奪人好，嚴也。這種人才，能悟而一其心專其事者得之。如佛家的神通，較之道家的卜術（指後期道家）、西洋的實驗心理學、科學的偵訊法爲高明、簡當、新速多了。不過佛

家不主張用這些，偶而用之亦不言。

六祖前言後語不離自性，真是仁者論義，猶如真金。印宗起大歡喜心，爲六祖雉（通刺）髮，着染衣，始打拌一種佛弟子出家相也。以往十六年中，爲磨練、受法、避難的痛苦生活，今始得安。

唐高宗儀鳳元年（千支丙子，西元六七六年）正月十五日爲六祖剃髮日。在廣州的光孝寺建有「六祖髮塔」，印宗以六祖「願事爲師」。按：印宗先于六祖出家，有先後同師五祖之誼，印宗慧眼識才，不以前輩自居，言「某甲講經，猶如瓦礫；仁者論義，猶如真金。」其自抑揚人之精神，有大君子之風，有江海之量，六祖不遇此人，如珠沉海中，錦衣夜行。「諸法因緣生，諸法因緣滅」。六祖當初「聞經悟道」發廣大心而有黃梅之行；「仁者心動」才高見忌，可能變成地獄種子，因緣之生滅，存乎其人，所謂善根利性，克己厚人則生；冥頑不靈，固執不化則滅。佛在我心，我心清淨，心即是佛，口說心不行，學佛無益，根據經驗及悟力所致：諸法因緣生，是一；諸法因緣滅，是二。所謂不二即一，分別即二。

蓮池大師是「壇經」的批判者、擁護者。因前者而見是非，知所遵循；因後者而得流傳，不致斷絕。

他說：

「六祖既受黃梅心印，隱於屠獵傭賤一十六年。後至印宗法師講席，出風旛語，印宗聞而延入，卽爲剃染。

禮請陞座說法。人知六祖之爲龍天推出矣，未知印宗之不可及也。其自言某甲講經，猶如瓦礫；仁者論義，猶如真金。

夫印宗久談經論，已居然先輩大法師矣！而使我慢之情未忘，勝負之心尚在，安能尊賢重道？舍己從人？一至於此乎？

六祖固古佛之流亞，而印宗亦六祖之儔類也。

聖賢聚會，豈偶然而已哉！

此說中肯，可以作「諸法因緣生，諸法因緣滅」之註脚也。

自此，六祖便到廣州的光孝寺，菩提樹下，講經說法，開東山法門。

註：東山法門者，是印度達磨得禪宗妙法，自釋迦相傳，以衣鉢爲信，來中國隱居嵩山少林寺。卒，法傳慧可，可傳僧璨，璨傳道信，信傳弘忍，忍傳慧能。能於達磨，在中國爲六世（六祖）。弘忍與道信均住東山。其寺曰東禪寺，故其法爲「東山法門」。

至此，六祖算是真正的一個落脚處，過一個真正的僧人生活，做一番真正的弘法事業。

六祖言曰：

「得法之因，教是先聖所傳，不是慧能自智。

願聞先聖教者，各令淨心；聞了，各自除疑，如先代聖人無別。」

直截了當四字是佛家的方便法門，可是學無根基，又乏實際經驗的人，往往執空爲有，弄得生活顛倒，漫無頭緒，渡人無力，渡己無方。他（她）的腦海中是苦，觀念中是罪，向往的是解脫，衆生可憐，自己更可憐！故法喜不生，哀悲常在，我寫此文，不求人諒，但求一己之心安，亂世末劫，能安爲貴。舍此而不爲，是去本尋末也。自己痛苦，勸人歡笑，是爲怪人。怪者爲異，異者爲二，不是佛門弟子。

作四句偈自勉，作爲研究「六祖壇經」行由品的心得：

道生自然，法喜自在，今後此身，平凡無礙。

（中華民國六十年，九月二十六日，脫稿於台北悅心堂。）

## 一盞明燈

· 詩盈 ·

啊！明燈！

是你把黑暗驅散了，  
而閃耀着光明，  
引我入正途，  
使我不致迷失，  
不致徬徨。

啊！明燈！

我歌頌着你！  
讚揚於你！  
但願你在我心處，  
永不熄滅地，  
指引我道路。